

勞動者的詩與歌

任白

七日談

(吉林篇)

前幾天接到一份邀請函，第九屆梨花詩會將於近期舉辦，誠請屆時光臨。梨花詩會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樹縣的一項傳統詩歌活動，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當地有着持續且廣泛的社會影響。梨樹是全國排名靠前的產糧大縣，也是著名的「二人轉之鄉」，在這樣的地方，一項持續了四十餘年的詩歌活動，似乎有着更豐富的指標意義，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正相關關係，使「勞動」的豐富意涵得到了充分的闡釋，也為火熱推進的新大眾文藝、新大眾詩歌的發展提供了扎實的例證。

作為一個新概念新命名，二〇二四年誕生的新大眾文藝，其實是對前十數年野生長成的草根文學的接納與整合，對照新文化發展史中的大眾文藝和大眾文學，其本質的變化是創作主體的擴展，大眾（勞動者）從大眾文藝的服務對象，變身為新大眾文藝的創作主體。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變化，其中既暴露了原有主流文藝、主流文學格局中的重要缺失，也反映了在主流文學觀察和書寫時代所需的沉澱過程與底層民眾道出自己心聲的迫切渴望之間，存在着一個難以弭平的時差。回過頭來看，無論是鄭小瑋、許立志們的流水線生涯、陳年喜的礦山歲月，還是王計兵的快遞日常，那種切身之痛和表達熱望都是難以由所謂專業創作者代勞的，從這個角度說，他們走向文學書寫的前台是歷史必然，相比代言者的關注與共情，獨立發聲更具主動性，更有自我命名的榮譽感，更能體現參

與自身歷史敘事的命運自決意識。文學即是人學，這些隱藏在歷史之下的深層動機為深入理解人和文學的奧秘，提供了更真切的因果鏈條。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張慧瑜在總結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的社會意義時曾說：「在陌生的城市，大家以文學的名義相聚在一起，用筆書寫新的人生篇章」，「促進更多的勞動者彼此看見和相互體認」，「相比工友們在其他崗位上的工作，寫作是一種創造性活動，能夠讓他們暫時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獲得文化和精神的喘息，這本身說明文學寫作這一精神活動能夠給人帶來成就感。」這個成立於二〇一四年的文學小組，十多年來，不僅「涓涓細流般堅持每周末一次的文學課」，還從二〇一五年開始，每年舉辦一次「勞動者的詩與歌」晚會，陸續推出了范雨素、小海、李若、劉玲娥、李明亮、徐良園、李文麗、繩子、郭福來和朱自生等素人寫作者，編輯出版了他們的詩歌合集《大口呼吸春天》，甚至還從二〇一九年開始創辦了「勞動者文學獎」。來自河南的小海曾說「人不該像機器一樣活着。我在車間所寫的一切，所想表達的一切訴求背後，都只是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訴求。」這種渴望驅使他在一首名為《中國工人》的詩中寫道：

我是一名中國工人
任三點一線的日子
在光陰的齒輪中爆裂翻滾
那漂洋過海的集裝箱碼頭上
裝滿了我們的時間追尋

內心的星火呼嘯而來
暴雨入胸懷
大風吹不盡
於電閃雷鳴中我們心自問
何時給自己一次生命的徹底狂奔

或許很多人還記得，二〇〇九年《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中國工人登堂入室，如果說那是國際社會對中國製造的罕見褒獎，那麼這個偉大群體以詩歌方式表達的自我認同顯然更能體現歷史自覺。當然，與之緊密相關的必然還有自豪感，賈建成在《站在熱壓機上》中寫道：

汗在微笑。我嘗到了世界上最乾淨最原始的鹹味。
睫毛下的螺栓，在扳手傳遞的扭矩中
露出螺旋的光。熱浪湧來
遙遠的思念，一浪高過一浪
在胸間澎湃激盪
更加令人讚嘆的是，他們也會

由自己的工位聯想到大工業和精密製造中所蘊含的工業之美，這一點在王景雲的詩中表現得尤為充分，如《小世界》中所寫：

鐘罩，數據尺，筆，記錄簿
氣表，卡具台
螺絲刀，螺釘，齒輪片
每天穿梭於
這些元素構成的氣場
她看一眼基數
條件反射弧
就立馬飛出絕美的數據線
如數家珍的寫法袒露的是一種
認同與歸屬，是一種對勞動及其工具

的由衷讚美，而這種讚美在她一首名為《在齒輪齧合聲中穿行》的短詩中甚至上升到了哲學的維度：

測試室恆溫，正如我
隨時要保持冷靜
潛意識裏跳躍對數字的敏感
必須在哲學的藤蔓上
清醒辨別體內的花朵、風情
或一首技術兼思辨的詩行

在這樣的詩句面前，我們就不能把新大眾詩人們僅僅看作是專注於個體命運的書寫者了。從寫作到發表和出版自己的作品，再到創辦屬於自己的文學獎，這些普通勞動者完成了對自身命運的審視和重塑，從一個等待被關注和言說的沉默群體變身為自覺言說的群體，並且正在把自己的詩思延伸向更為廣大的世界。

與皮村文學小組的生長模式不同，梨花詩會起步更早，其成功背後的因素也更為多元，文學前輩的引領、當地政府的支持、社會各界的關

注、詩歌愛好者的廣泛參與等等，都是缺一不可的重要前提。如今從梨花詩會走出來的有「梨花三傑」——錢萬成、鄧萬鵬和于耀江，其後中生代和更為年輕的梯隊也漸次成型，可以說梨樹的詩歌生態和他們的黑土地一樣，正在為今後發展提供着可持續的滋養。正如鄧萬鵬在《配詩》中所寫：

難以言說的四月
有太多復活的聲音
而花朵必將在海浪般舒展的葉片上

重疊
最後，用皮村新工人劇場舞台上所掛橫幅上的句子作結：「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可以肯定，一個屬於勞動者，屬於新大眾的文學時代已經到來，無論可能遇到什麼樣的波折，醒來的聲音都會宣示自己的存在。



▲在吉林省梨樹縣孤家子鎮，無人機為作物施肥。 資料圖片

南丫島的兩個名字



HK人與事
明德

最近一個周日，筆者乘早班渡輪從中環港外線四號碼頭出發，約三十分鐘船程抵達南丫島榕樹灣碼頭。沿榕樹灣大街起步，經過大園村、橫壆村後沿斜路緩緩上行。途中經過南丫發電廠，三支煙囪「三支香」就在眼前。從電廠旁望向大海，那片水域便是西博寮海峽。繼續沿斜路往上走，約上午十一時許到達位於南丫島大嶺的南丫風采發電站，此處鄰近大嶺村，是香港首個具商業規模的風力發電項目。再登上旁邊的觀景亭向北回望，香港島南區的數碼港、華富邨、香港仔、鴨洲清晰可見，分隔對岸的那片水域正是東博寮海峽。

這時突然想起，南丫島古稱「舶寮洲」，曾為停泊往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之地，後雅化為「博寮洲」。島嶼東西兩側的海峽因而命名為東博寮海峽與西博寮海峽，正是剛才在電廠和觀景亭分別望見的那片水域。

現名「南丫島」，「南」指方位，這座島嶼位處香港島正南方；「丫」指形狀，島嶼南面被索罟灣切開，分成西面石排灣半島和東面模達灣半島，兩個半島向南伸出形成分叉，是「丫」字的頂部。那天從榕樹灣起步，經過大園村、橫壆村，沿斜路登上大嶺的南丫風采發電站，身處島嶼北段較窄長的單一陸地，正是「丫」字向北延伸的底部筆畫。

從舶寮洲到南丫島，名字變遷見證香港角色轉變——從海上絲路外國商船停泊的驛站，到香港島南方的離島。站在大嶺的南丫風采發電站觀景亭，腳下是南丫島形狀註解，眼前東博寮海峽是千年前商船停泊的航道，身後西博寮海峽同樣承載這份海上記憶。



繽紛華夏
王璟

雨崩是坐落在雲南海拔三千多米高原上的藏寨，藏語意為經書，緣於寨子周圍有很多天然石頭，黃褐色夾雜清晰黑色紋理，像極天書藏經；又恰在梅里雪山腳下，每天被藏區八大神山之首的卡瓦格博峰注視。

雨崩分上下兩個自然村。山腳的下村，連同溪流、草原、寺院，終日安靜地躺在山巒一塊平地上，或曬太陽，或等天晴；上村依山勢建，散散落掛在半山腰，每戶人家至少有一扇窗面向神山，天好時，推開窗便有日照金山；不過煙雨時候多，那就透過濕漉漉的窗櫺，且聽風吟，且看快意舒卷的雲，看雲中若隱若現的神山，看山下用心生活的村民。

幾百年來，雨崩村民一直以傳統農畜牧牧單過活，僅有一條驛道與外界聯繫。當被人發現「不去天堂，就去雨崩」後，這條驛道又成為藏傳佛教信徒轉梅里雪山的必經路，也成為中國內地一條史詩級徒步線路。我去徒步。

十一公里的進村驛道，確切講就是條荒山峻嶺間的馬道，漫長艱難寂寞。

高原氣候從來與天氣預報無關，一路變幻莫測，中午前還在烈日暴曬下爬坡，漸近垭口，氣溫漸低，汗珠剛冒出來滾熱，流到臉上即成冷水；一遍遍濕透的衣服湧在身上拔涼拔涼；翻海拔三千八百米的垭口嚴重缺氧，呼吸急，腿腳越來越沉；又淅淅瀝瀝下起冰雨。就在勇氣和毅力庫存告急的時候，已下到雪山腳邊，進村了。

烤上暖暖的火爐，抿一口青稞酒，抬頭是暮靄中的雪山，低頭是燈火幽然的雨崩，那一刻，美哭。

雨崩

上村離冰湖近，冰湖是卡瓦格博神山心臟，往返十二公里。沒固定道路，需尋前坑坑窪窪由騾子、馬、人踩出來的腳窩走，只是常泥濘，無法下腳，得援樹根、樹樁、石縫攀爬。

雨崩地處滇藏高原，氣候溫潤，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植被仍茂盛，長勢野蠻帶侵略性，樹圍粗到要幾個成人環抱，樹高需一百八十度仰視；聳入雲端的樹梢看不到頭，人在下面渺似小人國；奇形怪狀的樹洞隨處張着獠牙大口；巨木活累了就地橫豎大小躺，再被苔蘚包裹成綠野仙蹤；綠茸茸冒圓各式各樣蘑菇，喇叭狀，扇面狀，嬌艷欲滴，玲瓏剔透，如此費心裝扮，想必是要誘捕「外貌協會」的對手吧；白天林子里蟲鼠少見，多竄來跳去的小松鼠主動跑過來親近。

出高大喬木林無縫銜接灌木荆棘，有成片的野杜鵑，是少見的黃杜鵑；河穿其間，湍急得嘩嘩響；此段最好春天來。

隨着坡度升高，植物的灰褐、黛墨、油綠漸褪去，雪山已在眼前晃，再連續登上如屏障般



幾扇大石，向下即看到山凹裏那汪沒結冰的冰湖，平靜無一絲波瀾，襯在藍天下似藍寶石；條條醒目的融雪流痕像根根粗大的血管，直蔓延到山頂，將冰湖綴成了神山心臟。

冰湖另一側是神瀑，藏傳佛教信徒轉梅里雪山終點，從下村過去往返十公里。

藏地傳說神瀑是卡瓦格博尊神從上天取回的聖水，不僅能消災免難，恩庇眾生，還能占卜人的命運和未來。

前往神瀑路上滿是朝觀信眾。沿途的山山水水但凡帶點異象都被賦予了神聖，五棵同根樹、河邊生滿各種樹的一塊石頭、密林深處獨立巨石、半山腰山洞等等，全堆掛各種信仰符號——經幡、風馬旗、瑪瑙，直至山巔上的神瀑。當遠遠那條天降白練一出現，身邊立刻開始有人嘴裏念念有詞一步三叩五體投地前行，虔誠至極令我們這些徒步客折服。

因季節不同，當時的神瀑寬窄兩條，沿山頂崖邊傾瀉而下，水聲震耳，水花飛濺，水霧升騰；若陽光剛好，氤氳中會有半弧形彩虹。

水邊一批批信徒肅然進行着拜謁儀式：先在石台上掛經幡，燃松柏枝，撒青稞，念經祈禱，然後到神瀑下順時針轉圈，特意讓瀑布直接淋頭上身上，神態篤定。有父母背着小小幼孩來接受神瀑洗禮，水也特意直接淋在孩子頭上身上，孩子也神態篤定。據稱這水再冰都不會淋出病，小朋友也沒問題。有道是「水到絕境是飛瀑」，而對於信徒，雨崩神瀑則是神祇，是敬畏，是重生。我也套雨衣到瀑布下沾點聖水，祈神靈賜予吉祥。

◀正曬太陽的雨崩下村。 作者攝

人工智能與藝術修養



善治若水
胡恩威

你有沒有試過這種時刻——某天下午，陽光斜斜地照在書桌上，你隨手翻到一句「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心裏忽然軟了一下，好像被什麼東西輕輕擊中？那就是修養在跟你打招呼了。

最近到處都在講人工智能。打開手機、電腦、新聞，鋪天蓋地都是「AI繪畫」「AI寫詩」「AI作曲」。好像有了人工智能，誰都可以秒變藝術家。你只要在鍵盤上敲幾個字，說「畫一幅山水畫」，不出三秒鐘，一張煙雨迷蒙的圖片就跳出來了——有山有水有雲霧，看起來還挺像回事。然後大家就驚嘆：「哇，人工智能太厲害了！」

但我得說句老實話：這其實是一句愈喊愈空洞的口號。

為什麼？因為人工智能做的事情，說穿了就是模仿。它看過幾百萬張山水畫，學懂了「山大概長什麼樣子」「水大概怎麼流」，然後把這些學來的零件重新拼湊。它懂不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裏面的家國之痛？它懂不懂「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裏面的孤寂與淒涼？不懂。它沒有辛棄疾的壯志未酬，沒有李清照的國破家亡。它只是一個極度熟練的模仿者，像一隻背書背得很流利的鸚鵡。

不信你試試：讓AI寫一首詞，主題是「秋天」。它大概會吐出「秋風起，落葉滿階紅」之類的句子，聽起來像模像樣，但你讀兩遍就會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少了什麼呢？少了「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那種從眼睛到心底的遼闊與蒼涼。范仲淹寫這句的時候，是真的站在邊塞，真的看見了天、地、波、煙，真的用他的眼、他的心、他整個人的生命去感受。人工智能沒有眼睛，沒有心，沒有站在秋風裏被吹紅鼻子的經驗。它怎麼可能寫得出？

這就是藝術修養的關鍵。修養不是按一下按鈕就有東西跑出來。修養是「養」出來的——像釀酒，要時間，要耐心，要用真實的身體去體驗。你要用眼睛看：看蘇軾的「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你

不單是讀字，你要在腦海裏看見那場面；你要用手去寫：寫一筆「永」字，感受毛筆在宣紙上從濕到乾的變化；你甚至要用眼淚去讀：讀岳飛的「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眼眶發熱的那一刻，你就懂了什麼叫「體驗」。

中國有自己的美學系統。從文字的結構之美，到書法的筆墨氣韻，再到水墨畫的留白意境——這不是隨便說說的。你去看一幅倪瓚的山水，大片大片的空白，那不是「沒畫完」，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西方教育講德智體群美，把美育放在最後卻最重要的一環。不同文化有不同美學，但它們都要求一件事：你要真的投入，而不是在手機上劃兩下就覺得自己懂了。

然而現在，手機和人工智能或許正聯手把我們的修養偷走了。你有多久沒有完整地讀完一首宋詞？有多久沒有拿起毛筆寫一個字？我們習慣了碎片化的資訊，五分鐘的短視頻，快速滑動的手指。人工智能趁機喊出口號：「不用那麼麻煩，我幫你寫、幫你

畫！」於是大家真的懶了，以為藝術就是輸入文字、按下生成。但你想：如果你從來沒有被「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打動過，你怎麼知道AI寫的「思念」其實是空心的？如果你從來沒有親手畫過一枝梅花，你怎麼知道AI畫的梅花缺了那一股傲氣？

我並不是說要砸掉人工智能。它的確可以幫我們快速查找資料、整理風格、激發靈感。但人工智能的目的，應該是提升人類的修養，而不是令人類退步。所謂人工智能教育，根本不是「教人工智能」，而是藉這個時代背景，重新喚起大家對美學、對文化、對真實體驗的重視。

最後，用姜夔的一句詞結尾吧：「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人工智能可以告訴你二十四橋在哪裏，波心怎麼蕩，冷月有多冷。但它永遠感受不到那句「無聲」裏面藏着的千古寂寞。那分寂寞，只有讀過、哭過、活過的人，才懂。

而這，正是我們需要藝術修養的原因。